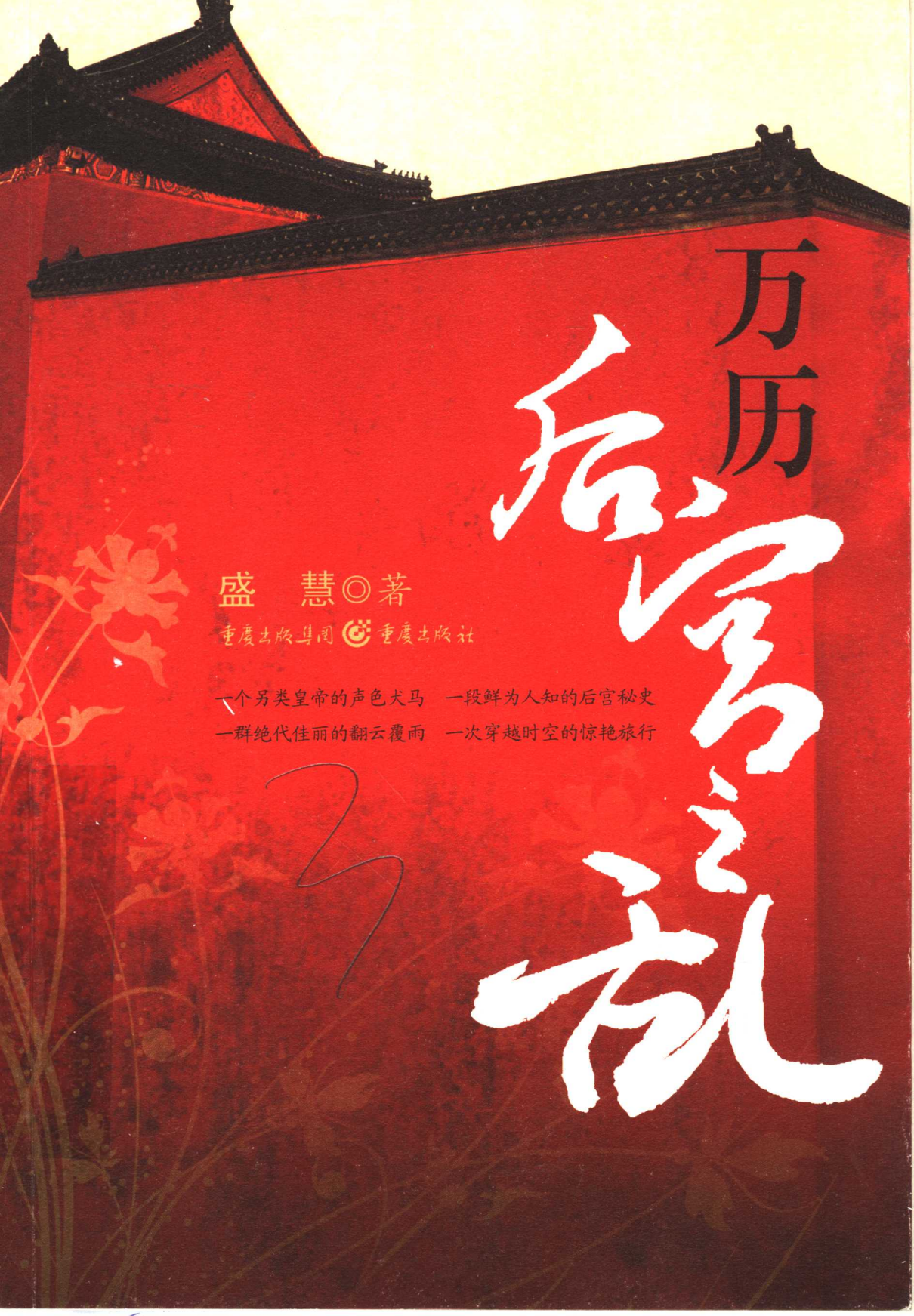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万历

后宫之乱

盛 慧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一个另类皇帝的声色犬马 一段鲜为人知的后宫秘史
一群绝代佳丽的翻云覆雨 一次穿越时空的惊艳旅行

I247.5/1390

2007

万历 后 宫 乱

盛 慧 ©著

WANLI HOUGONG ZHI LUAN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历后宫之乱 / 盛慧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6
ISBN 978-7-5366-8630-4

I. 万… II. 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5474 号

万历后宫之乱

WANLI HOU GONG ZHI LUAN

盛 慧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江 萍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蒋忠智 华 燕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100mm 1/16 印张 14.25 字数: 203 千

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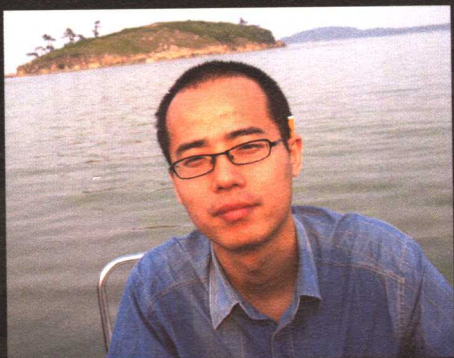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~6 000 册

ISBN 978-7-5366-8630-4

定价: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盛慧，男，70后最具实力作家之一。15岁开始发表作品，至今已有百余万字。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大家》《上海文学》《今天》《山花》《天涯》等。曾获《人民文学》新世纪散文奖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白茫》《欢乐或疼》《我要找个洞》，散文集《风像一件往事》。曾获“第五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·最具潜力新人”提名。现居广东佛山。

电子邮箱：

shenghui 1978@hotmail.com

个人博客：
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412302697>

隆庆六年的一天，大明朝历史上出了一件大事。那是初春的一天早晨，寒风彻骨，下了整整一夜的雪终于停了，铁缸里结着一层薄冰，石狮子上覆盖着雪，像披了一条厚厚的白狐大衣。太阳出来了，乾清宫里充满着黄灿灿的祥光。太监们侍候隆庆皇帝（1567~1572年在位，年号隆庆，称明穆宗）起床，他感觉神清气爽，胃口也格外的好，早膳时一口气喝了三碗荷叶粥，吃了几块黍面枣糕和桃花鱼鲈，最后，还喝了一碗冰糖燕窝。早朝时分，大臣们早就在太和殿里候着了，青铜鎏金的熏笼源源不断地冒出热气，半个时辰后，隆庆皇帝开始觉得殿下的大臣们有些模糊，接着，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起来，他晕倒了。从此，这位纵欲过度的皇帝一病不起，生命垂危。

隆庆皇帝的晕倒，让原本平静的紫禁城变得慌乱起来。每个人都在心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，李贵妃也不例外，她是太子朱翊钧的生母，如果皇帝驾崩，那么，很快，自己的儿子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基，自己也可以升为皇太后。加上陈皇后一向体弱多病，说不定哪天就要归西了，到时候，她在宫里的地位就无人能及了。这是她进宫时的梦想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成真了，每次想到这里，她的心里就乐滋滋的。

李贵妃每天都要到慈宁宫给陈皇后请安，太子没有出阁读书时，她还会带着太子一起来。坐在暖暖的便舆中，抱着暖炉，她满面春光。进慈宁宫之前，她收敛起得意的笑容，刻意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宫里烧着地炕，连桌椅都是暖暖的，这会儿，陈皇后已经念完经，正在抽水烟，她的脸色有些憔悴，鬓角竟然出现了几根银丝，宫女正在给她敲腿，看来，她昨晚又没睡好。



李贵妃说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陈皇后忙说，妹妹，快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李贵妃脱去大衣，入了座，关切地问，姐姐，皇上的病情怎么样了？陈皇后拉着她的手，叹了口气，表情凝重地说，丁御医刚刚来过。李贵妃说，他怎么说？陈皇后用丝绢抹着眼泪说，怕是……李贵妃骂道，真是一帮废物。陈皇后自言自语道，难道这世上就没人能治皇上的病？李贵妃说，姐姐，何不到民间去找个神医来？陈皇后又叹了一口气说，哀家早就派人去找过了，一个个说得比唱得还好听，可是，找来的都是些骗人的江湖郎中，皇上的病并没有一点起色。李贵妃笑了笑说，我昨儿个去华英殿给皇上祈福，听慧如师太说到一位神医，名叫章贤之，他医术高明，这世上没有他治不了的病。陈皇后说，这世上真有这样的奇人？李贵妃说，听慧如师太说，有一年，京城闹瘟疫，其他的名医都束手无策，他在东门外给大家免费发药，一日之内，就救活了数百人，百姓都说他为华佗再世。陈皇后一听，忙说，有这样的奇人？他现在何处？快快请他进宫。李贵妃喝了一口茶说，我也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，据说，他隐居长白山多年了，找起来怕不容易。陈皇后说，把长白山给我翻个身，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李贵妃叹了口气说，即使找到他也不一定有用。陈皇后一脸不解地说，这又是为何？李贵妃说，我听说他性格太古怪，不愿意为当官的人诊病，更何况是……陈皇后想了想说，只要能找到他，哀家自有办法。说完，陈皇后喊道，小德子！小德子忙跪在地上说，奴才在。陈皇后说，快去把冯公公给我找来。小德子说，奴才领旨。说完，一溜烟跑了出去。

冯保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，兼任提督东厂太监，是后宫太监中的第二号人物。由于他嘴巴甜，脑子机灵，相比第一号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，他更受陈皇后和李贵妃的宠爱。冯保的职责是代皇帝批阅奏章、传达皇帝谕旨，因此，俗称“内相”。冯保虽然位居高位，但他并不满足，他在嘉靖年间就进了宫，一直得宠，有一段时间，掌印太监空缺，冯保心想，不管是资历还是才华，怎么都应该轮到自己，不料，内阁大学士高拱却从中阻挠，推荐了太监陈洪。后来，陈洪被罢，高拱又推荐了孟冲。因此，冯保将高拱恨得咬牙切齿。

这会儿是太子的早读时间，冯保正在文华殿侍候太子早读。每天一大

早,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都要给太子讲习四书五经,张居正讲完后,冯保就开始教太子练字。这也是太子最感兴趣的事情。太子的贴身小太监小顺子在一旁研墨。冯保写了一个“永”字,让太子临摹。太子临摹了一个,急着问冯保,大伴,你看我写得如何?冯保说,太子真是进步飞快,不过,老奴以为太子收笔时有些犹豫,笔力不够。太子有些沮丧地说,那该如何是好?冯保说,小顺子,你去拿几个热鸡蛋来。太子不解地问,要鸡蛋干吗?冯保说,禀太子,练字时,放一个鸡蛋在手心,时间一长,笔力自然地就增强了。太子手握鸡蛋,开始练习起来,额头上沁出了汗。冯保用丝绢帮他轻轻擦拭。

小德子满头大汗地跑进来。冯保说,小德子,你这么慌慌张张,要赶着去投胎呀?小德子说,回公公话,皇后娘娘请你马上过去,说有急事相商。冯保跟太子说,奴才去去就来。太子高兴地挥着手说,去吧,去吧。冯保刚跨出文华殿,太子马上扔下笔说,小顺子,走,我们打雪仗去。

来到慈宁宫门中,冯保就闻到了苦涩的中药味。陈皇后的身体一直不好,每天都要喝药,时间一长,这宫里的味道就像潜伏的幽灵,消散不去了。进宫前,他特意理了理衣衫,清了清嗓子。给陈皇后和李贵妃请完安后,冯保屈着身子,退到一边。陈皇后说,皇上的病情最近不见起色,本宫想派人去长白山一趟,找一位叫章贤之的神医,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?冯保想了想说,奴才以为贵公公是最好的人选。李贵妃说,此事非同小可,他能行吗?冯保说,贵公公从小在长白山地区长大,对那里比较了解。另外,他做事也比较踏实,娘娘尽可放心。陈皇后又叮嘱道,他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,也不要去找官府,否则,会坏了我们的大事。如果找到了章神医,先在东郊的友来客栈安顿下来,本宫会派人接应。冯保说,奴才明白,请皇后娘娘放心。李贵妃说,此人神迹不定,找起来比想象中要难许多,要多方打听,还有,慧如师太给了本宫一张章神医的画像,你拿去给贵公公,定能有所帮助。冯保接过画像说,谢贵妃娘娘。陈皇后说,你快去吧。

冯保走后,李贵妃不解地问,这章神医来了,如何给皇上诊治?陈皇后说,这个本宫早就想好了。她向宫女们挥了挥手,宫女们都退下了。陈皇后说,等章神医到了友来客栈,我就让皇上悄悄出宫。李贵妃说,这,这,不是好吧?皇上贵为龙体,岂能如此将就。陈皇后说,妹妹你真糊涂,现在都



什么时候了，皇上危在旦夕，哪还顾得了那么多。李贵妃点了点头说，姐姐所言极是。

接到懿旨的贵公公未作片刻停留，带着小东子和小平子两个小太监出宫后，装扮成商人的样子。装扮完后，小东子打量着小平子说，我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？小平子看着街上过往的行人，看到一个大胡子，一拍脑门儿说，咱们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记了。小东子说，是什么？小平子说，胡子，就差胡子了。贵公说，快去想办法弄来。不一会儿，他们装扮好了。小东子说，公公，我有个问题。小平子说，笨蛋，现在应该改口叫贵老爷。小东子说，对，对，对，老爷，贵老爷，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做什么生意的，我们怎么说？贵公说，就说是贩卖人参的吧。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，他们快马加鞭地往长白山赶去。

天色阴沉，灰扑扑的云朵，像一床旧棉絮，乾清宫一片死寂，所有的器物，都没有了生气。隆庆皇帝脸色蜡黄，瘦得很厉害，两只灰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，一动不动，像是木雕一般。他躺在御榻上，不停地咳嗽，仿佛要把自己的肺给咳出来。陈皇后和李贵妃坐在他身边，不时用手绢擦着眼角的泪水。隆庆皇帝咳嗽着说，朕快不行了。陈皇后说，皇上万福，很快就会康复的，臣妾已派人去长白山找神医了。隆庆皇帝说，没用了，没用了，朕的身体自己最清楚。说完，又咳嗽起来。

午膳的时间到了，陈皇后和李贵妃走出宫来。陈皇后问，贵公公有没有消息？李贵妃说，还没有呢。说话间，有一个小太监求见。小太监说，禀报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贵公公来信了。陈皇后接过来，一看，眉头舒展开来，眼中闪耀着欣慰的泪花，她念叨着，好了，这下好了。李贵妃问，贵公公在信上都写了些什么？陈皇后把信递给她，他找到了章神医的家，但神医在山里采药，要三天后才能回来。他怕我们等得着急，便先写了封信来。李贵妃说，太好了，皇上有救了，贵公公这次可真是立了大功。

当天下午，弥留之际的隆庆皇帝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找到冯保宣布自己的遗诏。隆庆皇帝躺在御榻上，几个月不见太阳，脸苍白得像一张揉皱的宣纸，细小的眼睛，像是两滴蒙尘的墨渍，暗淡、无神。冯保站在旁边，泪流满面。隆庆皇帝说，朕，快……快不……行了。冯保说，皇上万福，

不会有事的。隆庆皇帝说，你是朕……最信任……的人，朕要……立遗……遗诏。冯保站着不动说，皇上。隆庆皇帝说，快拿笔墨，快。冯保拿来笔墨。隆庆皇帝闭着眼睛说，遗诏，与皇太子。朕……不豫，皇帝你做，一应……礼仪自有该部……题请而行。你要……依三辅臣，并……司礼监辅导，进学……修德，用贤使能，无事怠荒……保守帝业。
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隆庆皇帝有气无力地说，读……给……给朕……听听。冯保说，奴才遵旨，他哭着读了一遍。隆庆皇帝又说，朕嗣祖宗大统，今方六年……偶得此疾，遽……不能起，有负……先皇付托。东宫幼小，朕……今付之卿……等三臣，协心……辅佐，遵守……祖制，保……固皇图。卿等……功在社稷，万世……不泯。

三天后，贵公公回到京城，他马上进宫，求见陈皇后。贵公公说，奴才叩见皇后娘娘。陈皇后见到贵公公，喜出望外地说，神医到了吗？贵公公说，奴才已将章神医安顿好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陈皇后说，我们一起去见圣上。

灰暗的乾清宫里，隆庆皇帝奄奄一息，他瘦得不成样子了。陈皇后说，皇上，臣妾找到神医了。隆庆皇帝无力地摆了摆鸟爪一样干枯的手说，快，快传太子、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。陈皇后说，神医已……隆庆皇帝很吃力地说，快，快，传……李贵妃说，皇上，神医一定能治好你的病。隆庆皇帝说，快，传朕的话，快……陈皇后很无奈，转身抹眼泪。

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三人就在乾清宫附近，等皇上召见。空气沉闷，高拱和张居正面无表情地喝着茶，高仪则背着手来回走着。小太监进来，宣他们三人觐见。三人理了理官服。出门时，张居正说，元辅，你先走。高拱不客气地跨着大步走出来，张居正在其后，高仪走在最后面。

宫内生着铜盘炭火，龙榻边坐着陈皇后、李贵妃，右边站着太子。冯保翘着兰花指，擦着眼泪，仿佛有无尽的悲伤，高拱见到他，一脸的不屑，两人目光对视了一瞬，冯保轻轻哼了一声，冷冷地侧过头脸去。

隆庆皇帝向高拱临危托孤，他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，以天……下累……先生……事与冯……保……商榷……而……行。说完，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诏。冯保说，太子听旨。太子跪下说，儿臣接旨。冯



保说，遗诏，与皇太子。朕不豫，皇帝你做，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。你要依三辅臣，并司礼监辅导，进学修德，用贤使能，无事怠荒，保守帝业。太子说，儿臣谨记父皇教诲。冯保又说，大学士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听旨。三人跪下。冯保说，朕嗣祖宗大统，今方六年。偶得此疾，遽不能起，有负先皇付托。东宫幼小，朕今付之卿等三臣，同司礼监协心辅佐，遵守祖制，保固皇图。卿等功在社稷，万世不泯。刚念完，高拱的脸色马上变得铁青，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辅佐新帝的事，怎么扯上了司礼监的太监了，怎么说，这也是有违祖制的事情。他正想提出异议，就听隆庆皇帝说，太子年幼，还望，三……三位……爱卿……多多辅佐！三人同声道，吾皇万岁，臣等定不负重托，誓死辅佐太子。然后，大家匍匐在地，恸哭不已……

隆庆皇帝又对身边的陈皇后和李贵妃说，尔等……务必……团结……一心，让太子……做……贤……贤明之……君。

托孤第二天，隆庆皇帝驾崩了，是年，三十六岁。那是天黑后不久，隆庆皇帝刚咽气，外面刮起了狂风，接着，一阵雷声之后，风雨大作。

2

隆庆皇帝驾崩后，高拱和冯保之间积蓄已久的矛盾，终于爆发了。高拱一向自负、急躁，他对战胜冯保很有信心，因为，他位列三位顾命大臣之首，而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又是他一手举荐的，性格懦弱，高拱叫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

那段时间，高拱的府上，夜夜高朋满座，好不热闹。一天，高拱与同僚喝得正高兴，管家高旭神色慌张地进来，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。高拱边听边皱眉头，然后，对来客拱了拱手说，诸位，老夫有点急事，要失陪一会儿。

高拱来到书房，高旭掩上门出去了。见到高拱，垂头丧气的司礼监掌

印太监孟冲忙迎上来请安。这孟冲也是高拱一手举荐的，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高拱说，孟公公不必多礼。公公深夜来访，定有什么急事吧？孟冲叹着长气说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高拱说，出什么事了？孟冲说，这段时间，冯保经常往两宫太后那里跑，看来是要将我取而代之了。高大人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。高拱愤怒至极，将手上的茶壶摔在地上，握紧拳头说，冯保这只老狐狸，分明是冲着老夫来的，老夫绝不会让他得逞。听到响动声，在外面候着的高旭推门而入。高拱说，笔墨侍候。高拱开始写奏折，痛斥了冯保的种种劣行，要求严惩太监专政，消夺司礼监太监的权力，将权力集中于内阁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李贵妃像往常一样去慈宁宫给陈皇后请安。陈皇后刚吃过药，躺在软椅上，怀里抱着一只白猫，猫很温顺，缩成一团，闭着眼睛，享受着主人的抚摸。见到李贵妃，陈皇后关切地问，太子登基的吉日定下了吗？李贵妃说，回姐姐话，定在了六月初十。陈皇后点了点头。李贵妃说，这段时间可真让冯公公受累了。陈皇后说，本宫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妥当不妥当？李贵妃挥了挥手，宫女们都退下了。陈皇后说，先帝说，要当好皇帝，只要用好两个人，一个是元辅大学士，一个是司礼掌印太监。高拱虽然脾气暴烈，但向来忠心耿耿，是个可用之人，可现在的掌印太监孟冲只会做菜，其他什么都不会，怎么能担当辅佐新帝的重任呢？李贵妃心头一喜，装作吃惊的样子说，姐姐难道是想另选掌印太监？陈皇后说，这几天，哀家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情，妹妹觉得谁是最好的人选？李贵妃本想直接说出冯保的名字，但又怕说不到陈皇后的心上，便说，这要姐姐钦点才行。陈皇后说，你觉得冯公公能胜任吗？李贵妃说，冯公公对朝廷一片忠心，不管是才学，还是资历，都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陈皇后说，本宫也这么认为。等太子登基之后，就让冯保代替孟冲吧。

登基仪式的日子终于来到了。这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文武百官便早已云集皇极殿，恭候圣驾的到来。太子赖在床上不肯起来，冯保催了一遍又一遍，他才很不情愿地爬起来。他先去宏孝殿朝拜先帝，太阳初升，他身穿特制的小龙袍，头戴精致的大龙冠，来到了皇极殿。冯保将他抱上龙榻。

登基大典气氛十分严肃，大殿两旁陈列着庞大的仪仗队。漏壶滴到吉



时，随着执事太监一声吆喝，各种器乐长鸣，几案上的铜炉冒起了香烟。大臣们一队队排着进来，行三跪九叩首大礼。太子朱翊钧变成了万历皇帝。

本来，万历皇帝应该说“平身”，他却突然从龙榻上跳下来。冯保走过去说，皇上，怎么了？万历皇帝轻声说，大伴，我要尿尿。冯保说，皇上，请再忍一会儿。万历皇帝轻声说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完啊，再不完，我要尿裤子了。刚说完，就尿在了身上。万历皇帝哭了起来。诸位大臣满是疑惑。冯保说，皇上这是在怀念先帝，情不自禁，所以才会如此动容，由此可见，皇上日后定是体恤民生，宅心仁厚的好皇帝，苍生有福啊！说完，众大臣又叩首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

冯保宣读穆宗的遗诏。读毕，百官下跪。冯保竟立在御座之侧，得意地看着众臣僚。大典的最后要举行颁诏仪式。诏书被仪卫官托在云盘上，从官举着黄盖，护送云盘出午门。午门外事先已停放着龙亭，仪仗人员也候命在此。诏书被安放在龙亭里，銮仪卫校尉抬着龙亭，在宫廷演乐机构和声署的奏乐引导下，随着皇宫御仗，出午门、端门，然后沿着天安门北面的阶梯送上天安门城楼。

晚上，高拱在家与高仪、韩揖、雒遵三位同僚喝酒。菜过五巡，酒过三巡，言辞愈加激烈起来。韩揖说，这个冯保实在太猖狂了，竟然要众臣向他参拜。高拱吃了一惊，说，有这样事？冯保这狗贼吃了豹子胆了吗？韩揖说，这是学生亲眼所见，诸位大人可以作证。大家均点头称是。雒遵说，冯保如此明目张胆，定有谋反之心，尔等一定要联名上奏。高仪摇了摇头说，冯保这样的小人当然要除掉，只是， he 现在是司礼监秉笔太监，所有的奏章，都要先由他过目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韩揖说，高大人的意思是，他会扣留奏章？雒遵说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应尽早下手，否则后患无穷。高仪说，那又该如何下手呢？高拱一言不发。大家都看着他。高拱说，要想除掉冯保，必须要争取一个人。韩揖问，谁？高拱笑而不语。

万历皇帝第一天上朝。冯保大摇大摆地进了乾清宫。万历皇帝一脸愁容地站在鸟笼前。见到冯保，万历皇帝像见到了救星，忙说，大伴，上朝时，我应该如何说话？冯保说，回圣上，奴才给圣上写几个纸条，圣上可放在袖中，如果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就拿出来看一下。有什么重大的事情，可以

不急于回话,就问诸位大臣的想法,退了朝再做商议。万历皇帝高兴地说,大伴果然想得周到。冯保说,这是老奴的分内之事。

上朝前,四名太监,四名侍卫,开始清殿,他们掌着灯向殿庭各处照看。清殿即毕,钟声再鸣,鼓声继起。王公大臣们进殿。四对红纱灯,一闪一闪地从内庭御道上出来。万历皇帝上早朝了。殿前的掌事监,把似篾竹扎成的鞭儿,在殿前拍了三下。

万历皇帝乘着銮辇到了殿前,下辇上殿。小顺子清了清嗓子说,皇上驾到。众臣喊,吾皇万岁万万岁,然后下跪。万历皇帝说,众爱卿,平身。众臣喊,谢万岁。高拱第一个启奏,禀万岁,臣以为应革太监之专政,还权于内阁。说完,呈上奏折。站在一旁的冯保满头大汗,高拱的话,就像飞刀一样刺向了他的心尖,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响。万历皇帝说,众爱卿,有何高见?高仪接着说,微臣以为,元辅所言极是。如果让太监干涉朝政,后果堪忧。秦朝,太监赵高杀李斯,引来秦朝亡国之祸,嘉靖朝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害死夏言等,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韩揖说,太监扰乱朝纲,国之灾难也,请皇上三思。万历皇帝打了个呵欠说,张先生,朕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张居正早就知道高拱会在今天早朝说起此事,于是,便附和道,臣以为诸位大臣所说,不无道理。万历皇帝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了,他翻看了袖子里的纸条,终于找到了一张比较合适的,便说,此事非同小可,待朕细细思量后,再做定夺。

退朝后,冯保到东暖阁给皇上代批奏折。奏折有一堆,冯保先翻开高拱的,他看了看,冷笑一下,提起笔,思忖了良久,在他的奏折上,颤抖着写下六个字,“知道了,遵祖制”。他又翻开一本奏折,他吓了一跳,上面写道:“冯保虽然是个太监,却精通房中术,给先帝‘诲淫之器’、‘邪燥之药’,导致先帝因此生病致死。”再翻开一本,上面写道:“冯保假传圣旨,建议皇上,将冯保逮捕审问,明正典刑。”这些可件件都是杀头之罪啊,他吓得脸色煞白,把这些奏折都收了起来,掏出帕子擦着冷汗。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,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,他感觉有人在他背上戳了一下,生气地说,谁?他回头一看是万历皇帝,便堆了一脸媚笑,马上跪下道,奴才该死,奴才不知是皇上。万历皇帝很生气。冯保拼命地磕头道,奴才该



死，请皇上息怒。万历皇帝终于说话了，大伴，你被我点了穴，怎么还能动？看着万历皇帝一脸无辜的样子，冯保不禁乐了，笑着说，皇上，谁教你点穴的？万历皇帝说，是小顺子。冯保问，小顺子为什么要教你点穴？万历皇帝说，小顺子说点了别人的穴，别人就不会动了。读书的时候，如果朕要出去玩耍，就只要点一下张先生的穴不就行了。冯保哭笑不得地说，皇上，请给奴才解一下穴吧。万历皇帝说，半个时辰后，我再回来给你解。

从东暖阁出来，冯保心事重重，边走边不停地用手绢擦着额头的汗。正所谓纸包不住火，如果他扣了大臣的折子，死心眼的大臣们直接禀报两位太后，这可就是灭顶之灾了，要想逃过此劫，必然要先下手为强，只要把高拱扳倒，他的余党自然就不敢嚣张了。冯保第一个想到的救星就是李太后，他深知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，要想躲过此劫，就必须倚仗李太后的势力，扳倒高拱。他急匆匆地往慈庆宫赶去。

李太后在喝杏仁茶，小金子在给李太后剥核桃。冯保下跪道，老奴恭请太后万安。李太后说，起来吧。冯保仍不起来。李太后说，公公为何不起？冯保痛哭流涕地说，太后，你可要给老奴做主啊！李太后说，冯公公，你怎么了？冯公公说，我对主子忠心耿耿，不料，高拱联合众臣，处处与老奴为敌，参了许多折子，血口喷人，满口胡言，分明是想要置老奴于死地啊！李太后一挥手，宫女们都退下去了。李太后说，别人不了解你，哀家还不了解你吗？冯保说，这些奏折如果到了陈太后那里，奴才的脑袋可就要搬家了。李太后说，你多虑了，哀家念你一片忠心，已与陈太后商定，提拔你做掌印太监。冯保大喜，趴在地上连连磕头，说，谢太后，奴才誓死效忠太后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李太后笑了笑说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嘴上抹了蜂蜜，光会说好听的。冯保说，奴才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，若有半点虚假，定遭天打雷劈。李太后说，平身吧。冯保吃了颗定心丸，起身给李太后剥核桃。

高拱把目标放在了张居正身上，他认为只有得到张居正的支持，才有可能除掉冯保。一天晚上，张居正在灯下读闲书。下人来报，禀大人，元辅高大人求见。张居正的表情十分复杂，轻轻合上书，意味深长地说，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！张居正来到堂房，见到高拱，拱手道，元辅大人真是稀客啊。高拱说，这么晚来打扰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张居正说，快快，请上座。高

拱坐下来。张居正说，上茶。高拱吹了吹漂着的茶叶，喝了一口。张居正说，元辅大人深夜光临寒舍，定是有什么急事吧？高拱捋了捋胡子说，太岳果然料事如神，我这个人不会拐弯抹角，我是为冯保的事情而来。高拱说，你觉得先帝的遗诏是否有不妥之处？张居正想了想说，有何不妥？高拱说，我朝从未有过宦官理朝政的先例，先帝立遗诏时，仅冯保一人在旁，他生性狡诈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依我推测他定是改了先帝的遗诏。张居正的脸色骤变，继而又挤出一丝微笑说，这，他应该没有这个胆量吧？高拱说，不管怎么说，宦官理朝政肯定是国之灾难，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数不胜数。你我都是先帝托付的顾命大臣，当为江山社稷着想，如果让这样的无耻小人把断朝政，后患无穷啊！我以为冯保不除，天下不得安宁。张居正说，元辅大人所言极是，老夫完全赞同。高拱说，明日上朝，我将痛斥冯保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张居正说，除掉冯保这个阉宦，就像除掉一只死老鼠。高拱大笑着说，有太岳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高拱说，时辰不早了，我先回了。张居正起身，送他出门。高拱说，请回吧。张居正亲自帮高拱拉开轿帘。夜已深，天色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从某个巷子里传出一声狗吠，接着，又被风吹散了。整个街道，只有轿子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。

第二天，艳阳高照，高拱一脸得意，在他看来，张居正站在他这边，那么，这次，冯保是死定了。下午，高拱正在内阁与大臣们喝茶。中午，他喝过酒，脸色通红，像一颗红枣。太监小顺子进来。小顺子说，圣旨到，高拱接旨。高拱下跪。小顺子宣，从即日起，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职务，着冯保接任，并继续兼提督东厂。内阁知道。钦此。高拱吃了一惊，冯保行事之快，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。他接过圣旨，然后愤怒地往桌上一扔。小顺子说，高大人，这叫我如何回去复旨？高拱生气至极，中旨，哼！这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，老夫倒要弄个清楚明白。皇上才十岁，年龄小得很呢，他知道什么叫中旨？按照以往的惯例，掌印太监的人选，都是由内阁举荐的，这次绕过内阁，分明是有人在从中使诈，老夫绝不会就此罢休。小顺子一脸惊愕，他没想到高拱会口出狂言。小顺子走后，大臣们对高拱的话议论纷纷。高拱自言自语道，一个十岁的小孩，怎么能处理一个国家的事务呢？此话一出，大家都愣住了。高仪谨慎地说，元辅大人，你喝多了。高拱说，



老夫比谁都清醒。高仪说，可你怎么满嘴酒话？高拱说，老夫难道说错了吗？老夫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！这时，大家都不说话了。高拱接着说，这一切，都是冯保这个奸人的诡计，我倒要看看，他还能嚣张多久。高仪也不敢劝说，只好在一旁无奈地摇头。

在这场角逐中，张居正确实是个关键的人物，高拱想拉拢他，冯保也要拉拢他。当天晚上，张居正正准备洗脚入睡，下人来报，冯公公求见。张居正得意地说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见到张居正，冯保说，这么晚打扰先生，真是实属无奈。张居正一笑说，公公刚刚升任掌印太监，正是春风得意啊，何出此言？冯保说，先生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张居正跟下人说，关上大门，如果有人来访，就说老夫已经睡下了。冯保叹着气说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高大胡子，他处处跟我过不去，每张折子都要将我置于死地。张居正笑着捋了捋胡子说，公公不用担心，老夫自有办法。冯保说，先生有何妙计？张居正说，俗话说得好，捉蛇要拿七寸。你说，谁能除掉高拱？冯保说，当然是两宫太后了。张居正说，她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？冯保想了想说，她们最怕大臣说皇上的闲话。张居正说，说得没错。今天下午，高拱就在内阁说了一句话，很多大臣都听到了，凭这句话，就可以除掉高拱，这个话，你要添油加醋地说给李太后和皇帝听。冯保说，高拱说的是什么？张居正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冯保喜形于色地说，这个高大胡子，我看他真的是活腻了。

说话间，下人进来了，他跑进来在张居正耳边轻轻嘀咕道，高大人来了。张居正脸色突变。擅长察言观色的冯保从张居正的脸上感觉到一丝为难，便说，张先生，怎么了？张居正笑了笑说，没，没什么。冯保说，先生是不是有不便之处？张居正说，老夫只是觉得，我们的见面还是不要让别人看见为好。冯保说，这个，我自然明白。张居正说，要委屈一下公公了。时间紧急，你从后门出去，务必将此话连夜转给皇上和太后。冯保说，多谢先生，我先告辞了。

送走了冯保，张居正这才叫下人开门。张居正一边出来，一边故意打着呵欠。高拱说，太岳今日这么早就安寝了？张居正说，身体微恙，无所大碍。高拱说，那，那你休息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张居正说，无碍大妨。

冯保从张府出来之后，十万火急地赶回乾清宫，想到马上可以把高拱这块绊脚石处理掉，他格外兴奋。万历皇帝正在挑灯习字。小顺子进来说，启禀皇上，冯公公求见。万历皇帝马上放下笔说，快让他进来。见到冯保，万历皇帝说，大伴，你跑哪里去了？朕到处找你。冯保说，皇上为何找奴才？万历皇帝说，你不在，没人陪我玩。冯保说，老奴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万历皇帝说，大伴，你不必如此拘于礼节。冯保说，皇上贵为一国之君，不能整天想着玩，不然，会有人在背后说你不会治理国家。万历皇帝说，谁这么大胆？冯保说，此人一手遮天，气焰嚣张，老奴不敢说。万历皇帝说，大伴不必吞吞吐吐。冯保说，是高拱。今天，他竟然在内阁说皇上，什么‘十岁的孩子如何治理天下’。不仅如此，而且他还擅自伪造陛下御批。如果听之任之，那……万历皇帝十分生气，高拱身为托孤大臣，怎么如此放肆，竟然连朕都不放在眼里。冯保说，奴才觉得此事非同小可，应该尽快禀报太后娘娘。

万历皇帝和冯保一起来到李太后的寝宫。李太后正在念经。万历皇帝跑了进来，偎依在李太后怀里，委屈地哭了。李贵妃说，皇上，怎么了？万历皇帝说，母后，有人欺负儿臣。李贵妃说，冯公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冯保说，老奴不敢说。李太后说，说吧，说错了哀家不怪罪你。冯保说，高大胡子实在太过嚣张，不仅不把老奴放在眼里，就是……李太后说，就是什么？快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冯保说，老奴受点委屈没有关系，但是他竟然……李太后说，竟然什么？你倒是快说啊。冯保说，他仗着自己是顾命大臣，竟然连太后和皇上都不放在眼里。李贵妃一惊，说，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冯保说，今日，高拱在内阁口出狂言，斥太子为十岁孩子，如何做人主？李太后一听，脸色陡变。她心里暗暗地想，按理说，新帝刚刚登基，国家还处在一种不安定的阶段，作为首辅的高拱应该全心辅佐幼帝才是，他竟然倚老卖老，不把皇上放在眼里，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如果听之任之，长此以往，他必然更加嚣张，如果其他大臣都效仿高拱，这国家不就全乱套了吗？看着一言不发的李太后，冯保的心狂跳不止。这时，李太后发话了，她问，这话你从哪里听说的？冯保说，当时张先生和其他大臣都在，他们都可以作证。李太后说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冯保说，老奴听说高拱还想废黜圣上，拥

